



甘子日报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6年10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校对:傲昂嘉措
版式设计:边强

8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流量对文学侵蚀》《“霸总”微短剧不能总“霸屏”》《影视创作别当“啃老族”》等评论中,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他真诚的态度、敏锐的视角和独特的见解。这为众多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基层评论家提供了一种路径——原来草根评论,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喧哗里的独白》里的评论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评价门类广,不局限于文学,更多涉及书法、绘画、影视、音乐等领域,初步构建起自己的艺评特色与理论体系;二是宏观把握精准,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热点、痛点和难点,从不吝赞美,但更多是中肯的批评,坚守批评的底色与风骨。在当今“圈子化”“人情债”的风气中,这本评论集像一场清醒的春风,让读者耳目一新。

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马忠虽来自基层,但格局之大、胸襟之宽,让他在艺评森林中获得了自由生长的空间,才有了“万卷”之破、“万有”之立的“化境”。写好作品是硬道理,而有质有量的评论,让马忠的众多文章脱颖而出,成为草根评论的杰出代表。

目前,“新大众文艺”也是一个正在发展和演进中的文艺现象,其内在生长逻辑与发展方向等,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中国文艺评论增添了一块新土壤,为草根评论家提供了施展才气的新天地。有破才有立,马忠的艺评正好遇到了好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他的评论提供了破茧而出的动力。

事实上,新文艺评论也是一条登山之路,除了热爱、自信、坚守,还需要磨炼和勇气。文艺评论需要有温度的批评,谢有顺在《文学的深意》中清晰表述:“人可能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他在鲁奖作家专访中说:“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写作,人格也意味着独一无二的视角,意味着带着个人创伤、经历、价值观去判断作品的勇气。文学评论的根本,是人对人的理解。只有当评论家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入进去,用自己的人格去为作品担保时,这种评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重量。这是AI无法抵达的荒原。”

新大众文艺评论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广义上说,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评论家,依赖直接感官和经验;狭义上讲,只有具备质感和深度的文艺评论才称得上真正的评论,需要间接思考与理性判断。谢有顺坦言:“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

当前文艺批评疲软无力,似乎有一种“软骨病”症状,必须进行深刻反思。为大众服务、为地方文艺家鼓与呼,这是草根评论的根与魂。马忠的《喧哗里的独白》提供了一种方向:有好说好,不一味谰赞;指出问题,不一棍子打死。这是有温度、人性化艺评的原则。所谓在地与在场,就是新大众文艺评论的活水源头。

马忠的评论接地气、不枯燥,有理有趣,不堆砌西方理论,不泛泛而谈,用大众能接受的方式表达,这或许是AI时代草根评论的着力点和突破方向:让新文艺评论落地生花,任重而道远。

文艺评论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新文艺评论去看自己、看生活,颂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新文艺评论的风口已经到来,文艺批评一方面应跟上时代步伐,同时更要坚持一定的审美标准和批判标准。正如谢有顺所言:“在AI时代,文学评论中的人格至少意味着这几点:第一,文字背后有一个具体的人,有他的感悟、立场和脾性,而不是一个匿名的知识装置;第二,批评者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敢于负责,要进行语言确权,而不是生成一段看似正确却无需负责的文本;第三,批评者有自己的判断尺度,有勇气说出和潮流、他人和流量不一样的话。”

这段话发人深省。为新大众文艺赋能,为草根评论发声,马忠的《喧哗里的独白》有理有据有趣,注重在地性、接地气、实打实,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文学评论读物。

新大众文艺天宽地阔,新大众艺评也必将展示其魅力与活力,成为中国文艺评论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70后评论家马忠,正是这个“草根评论”群体的代表人物。他的评论集《喧哗里的独白》出版,填补了新文艺评论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毛时安在序言《小草在歌唱》中评价:“他对草根评论有着自己独特理解、定位和期许”“他的评论文字始终散发来自现场的地气,来自民间的底气和野草的生命活气”。这不仅是对马忠个人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以他为代表的_{新力量群体集体亮相的官方认可。}建设风清气正的新大众艺评生态,

评马忠《喧哗里的独白》 大众艺评落地生花 Ai时代,如何让新

必须“在洞察的看破里,用说破的勇气搭建起作品与受众、与时代的对话桥梁”。马忠的这句话,道出了新大众艺评的核心价值。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时代必然。2024年5月,《延河》杂志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率先提出这一概念;2025年10月,“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核心战略;2026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建议。轨迹清晰可见,前景天宽地阔。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的AI时代,让新大众艺评落地生花,本身就意义非凡。

《喧哗里的独白》是马忠的第20本评论集,共收录39篇文章,涉及书法、音乐、影视、文学等多个领域,另附毛时安教授的序言《小草的歌唱》及一篇“后记”。在这本集子里,他始终“站在低处说话”,直面问题,坚守基层评论家的良知底线,大力提倡以批评精神铸就新时代文艺评论之魂。

他及时关注新文艺现象,大胆表达观点。在《警惕文学批评“颂赞化”倾向》中,他直指“点赞式评论”的危事,呼吁重建批评的勇气与尊严;在《生态诗歌的抒情狂欢与批判失语》中,他剖析抒情泛滥、批判缺席、自我构筑“小花园”的弊端;在《破书法同质化之局 不再形而在魂》《书法的“看懂”与“好看”》《江湖书法:闹剧岂可辱翰墨》等文中,他直面当代书法的浮躁之风与发展瓶颈;在《警惕

究她们究竟如何生存,又如何面对封闭孤独的世界?梁新会以现代意识观照古代女性,大胆地塑造出一个崭新的旷世才女苏蕙形象,她为女主人公所设计的从苏蕙向姚兰、若蕙身份的转变是《璇玑图》这部历史小说最富有魅力的地方之一。因为在现代独立女性白玉隐和雏青梅的映衬下,历史尘埃中的苏蕙具有了极强的女性主体性意识,她把对丈夫的小爱最终升华到对芸芸众生的大爱,小说所构建的女尼若蕙跟随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情节,看似虚构,却入情入理,它使梁新会笔下的苏蕙真正浮出历史的地表,以主体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作品以情爱寄寓兴亡的叙事手法,多少让我们想起孔尚任的《桃花扇》,也许这正是梁新会建构历史时一种自觉的创作心理结构。

《璇玑图》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镜像之衬托、映衬手法运用得心应手。小说开篇以江南才女白玉隐与关中籍女娃雏青梅结伴到陕西武功苏蕙故里,寻找复原璇玑图的可能性,这两个人物前者沉稳,后者活泼,又分别来自南国和北方,名字中含有“青白”二字,恰与《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和小青身份呼应,不仅寄予了浓浓的姐妹情,也包含了作者构想的南北文化交融心境。当然仅有这些尚且不足,当现代女性白玉隐与雏青梅互为镜像时,她们又与小说中所塑造的苏蕙和婢女禾苗遥相映照,从而使小说在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之间游弋,也因此更见作者塑造人物的风致了。

然而再审视苏蕙与禾苗这两个人物,发现她们更是镜像关系。禾苗终其一生想苏蕙之所想,为苏蕙而所活,《璇玑图》即是她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如此说来,苏蕙与禾苗是花与叶的关系,两位一体的人物,自然是梁新会人物塑造上最得意的一笔,而小说中的圆圃与后来苏蕙收留的茧儿又何尝不是一对镜像?现代生活中的小叶儿难道不是又一个活泼可爱的茧儿、圆圃吗?主体与镜像间相互观照,不断建构、相互确认,而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吗?梁新会深谙这种生活智慧,她将游冠勇与妻子大红薯的恩爱关系,与苏蕙窦滔的爱情故事也构建成镜像关系,五胡十六国时的上层贵族社会与下层民间群体形成对比样态,佛教的慈悲为怀与统治者的残暴杀戮成为映衬情境,由此再往更远处推,历史与现实也是镜像,它们构成小说叙事的双重维度,彰显着梁新会叙事的高妙之处。

李白曾有诗云:“燕地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古时关中是一个茂林修竹、蚕桑遍地种植之地,自然是丝绸生产地,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闺怨诗。从《诗经》里的氓“抱布贸丝”,到《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善养蚕桑,再到东晋时期苏蕙织就的《璇玑图》,中国是丝绸的国度,男耕女织是中国农耕文明下的中国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那么这帧带着女性体温、智慧、才情的《璇玑图》锦帕就弥足珍贵了。它五采相宣,莹心耀目,纵横八寸,全文840字,是古代回文诗之大成,更是汉语及汉字独特表情达意功能的集中体现。它将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物锦(丝绸的一种)与中国文学中最具有抒情性的诗联系在一起,是古代中国女性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手工业工艺的巨大贡献。

梁新会自然花费了很大精力来解读、研究它,并在重构中展现出她的才情和匠心,从小说中的每一个小标题来看:旧亭台、意缠绵、鸂鶒天、满庭芳、珠有泪、陌上桑、锦书来、解回文、白头吟、破阵子等,都是用心凝练出来的,都浸透着浓浓的诗情,弥漫着淡淡的隽永风。因此,当我们吟咏到“东风解冻鱼上冰,冰雪融化桃花开”的诗句,或者阅读到“方正厚实的城墙,折角成斗犬牙交错;错落有致的城垛,彩旗招展,鼓声喧天”这些对偶句时,自然又生发出一层层的情意来。

当然,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讲,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要取得更高、更大的成就,都需要走漫长而艰辛的路,梁新会自然也不例外,可她从去年出版散文集《树树皆春色》,到今年又拿出一部厚重的长篇历史小说《璇玑图》,创作的速度是惊人的,成长之快是令人欣喜的,而她还是那样低调而沉稳,真可谓:

渭北春天树,清逸思不群。
相约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中国女性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梁新会的《璇玑图》以现代女性白玉隐寻访已经失传的璇玑图为起因,从而将1600年前的历史风云展现在我们面前。从公元351年至413年这60余年间,从前秦到后燕,再到后秦,中国北部经历了极其动荡的政权更迭、血腥的生民涂炭时期,其间还裹挟着前秦大将吕光发兵龟兹夺取鸠摩罗什,公元383年苻坚发动淝水之战以至惨败,公元386年

性主体性重构 历史镜像与女

读梁新会长篇小说《璇玑图》

◎刘宁

姚苌称帝,旋即其子姚兴继位,迎接鸠摩罗什至长安,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国家翻译场所等重要历史事件。梁新会的《璇玑图》描绘的正是这段中国北部风雨飘摇、汉化胡人统治关中的历史事件。

小说以苏蕙的命运连缀起上述重大历史事件,从苏蕙经历法门寺遇劫与窦滔喜结良缘,随后夫妻共赴秦州,不久夫君遭奸人陷害流放流沙,苏蕙在织锦台上首次织回文诗,再到前秦朝堂上以回文锦帕救夫,最终留在姚秦的朝廷,化身姚兰和若蕙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佛经。梁新会描绘了苏蕙饱尝母丧、婆亡、子死、夫弃等人生悲剧,从中管窥出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尖锐,上层统治者勾心斗角,以及姚兴称帝后倡导佛法,国内出现短暂的盛世迹象。

一般而言,关于苏蕙的故事写到以回文锦唤回丈夫的心也就该谢幕了,然而梁新会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苏蕙的命运进行了深度演绎。小说在前三分之二处,叙述苏蕙的生活重心在丈夫身上,而后面三分之一则是汇入到社会洪流之中。苏蕙从槛内人变为槛外人,走出了一般女子一生都不能走出的狭小天地,从而超越了自古以来女子“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人生最大愿望,而上升到社会生活层面。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在宏大而完整的以父权秩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笼罩下,绝大部分女性除去在规定的位置,以被假塑或假冒的形式而存在,我们无法探